

“火神派”用药重脾胃

★ 陈杰 (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医院针灸科 成都 610500)

关键词:火神派;脾胃;郑钦安;关佩衡;祝味菊

中图分类号:R 24 文献标识码:B

清朝末年,四川邛州(今邛崃县)出了一位善用附子、干姜、肉桂等热药的医家,誉满全川,被《邛崃县志》称其为“火神派首领”,“人咸目予为姜附先生”的郑钦安,用药大剂姜附,屡起大证、重证,惊世骇俗,至今犹有余韵,传此派之学者,百年来不乏其人。吴佩衡南下昆明,云南遂有“吴附子”之名,他尤以善用附子治麻疹逆证而风靡一时。祝味菊东去上海,沪上医界几乎无人不知“祝附子”之名。他治热病,虽高热神昏,亦用附子,认为热病不死于发热而死于心衰。吴祝二位,驰名华夏,其影响较之郑钦安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它还有刘民权、陆铸之、范中林、戴云波等。

“火神派”用药以内经为宗,“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”。临床上多用仲景之法,用药多为附子、干姜、肉桂等,附子常用至 100 g 以上甚至 300 g。尊附子为“百药之长”,用方则多为四逆汤、白通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、真武汤、附子理中汤等,这是“火神派”最鲜明的特点。他们对附子的应用有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经验,包括其基础理论认识、用药配伍和煎煮方法等。

为何“火神派”用药如此大胆,敢于在常规认识的热证上也敢用超大剂量的附子、干姜呢?这与他们对阴阳五行的特殊认识以及用药的准确性密切相关。我们首先认识一下“火神派”的基本理论。第一,认为人身全赖肾中“真龙”得以存活,真龙潜于水中则生命安泰,真龙不潜归于水宅则病起,真龙消亡则生命亡息,这是“火神派”重视肾中元阳的出发点,其中真龙必须潜于水中,即肾阳必须潜于肾阴之中,这又是重中之重。第二,认为内伤杂病以伤心君阳气为主。由于阳气衰,上焦心君之火不能镇摄下焦阴浊之邪气,阴浊之邪由是上干,而肾中真龙亦随浊阴上升,故呈现一派阳热之证。“虚火上冲等证,明系水盛,水即阴也,水盛一分,龙亦盛一分,龙即火也,水高一尺,龙亦高一尺,是龙因水盛而游,非龙之不潜而反其常。”由是我们可以看出,“火神派”最鲜明的理论是:人患病的生理基础是阳虚,病理基础是水盛。水盛则

需土来克之,土要壮,则需火来生之,火即心肾阳气,土即脾胃,治疗的要点就是健脾胃之阳,以消阴翳。脾胃阳气健旺,水气即被强土克住而不能上逆。脾胃阳气又何以能健呢,“殊不知胃之虚寒责之心,脾之虚寒责之肾也,不可不辨。”(《傅青主男科·呕吐门》)也就是说,健脾胃则需壮肾阳,健肾阳则需补心火;温肾阳即补脾阳,补心火即温肾阳。这也正是“火神派”重视心肾阳气的基本观点。再则,真龙不潜必循冲任上逆,而冲任丽于阳明,阳明壮,冲任固,真龙自不会上逆。从“火神派”常用药干姜、肉桂、附子的功效来看。干姜、附子温中回阳,药性入中焦脾胃,兼入上下心肾。肉桂补火助阳,入脾胃,暖脾土,温肾阳,兼入心肝经。可以说三药都是暖火温土的中焦脾胃药。配伍大剂甘草,则全方药性更入脾胃,火土健旺,水气无从生矣。附子久煎,也是使其性柔和入土。应该说“火神派”用药时时都在意脾胃。

水湿阴邪,易伤阴位,肾为水脏,居下位,最易为水湿所伤,伤则阴盛阳不足,治疗则益火之源,以消阴翳。正如仲景少阴病附子汤证附子汤中用人参、白术、茯苓一样,“火神派”用姜、桂、附来益火生土以消阴翳。水湿为患,易困脾土,中焦气机不运,中阳为阴湿所遏,发为四肢困热、筋骨间热等症,姜、桂、附辛温能温化水湿,运通阳气,化解阳气郁阻之热,正是“寒者热之”、“火郁发之”之义。

从“火神派”起源于四川来看,四川地处盆地,常年湿气偏盛,夏季湿盛闷热,冬季寒湿阴冷,总以湿气为重,形成了川人饮食辛辣以燥湿,故而有郑钦安水盛为患病之因,用药辛温的学术观点。其传人也皆为川人或是在川生活数十年者,也深悟水湿的特性。

火神派与张景岳皆重视肾阳,但用药却迥然不同,张景岳用药偏温补,如常用鹿角胶、菟丝子、淫羊藿、熟地、枸杞、山茱萸等滋补药,而火神派用药以姜、桂、附为主,药性辛温,功效辛温散寒利水。两者一补一散,可知“火神派”用姜桂附的目的不是温补,而是辛散,是暖火壮土利水,重在脾胃。

(收稿日期:2005-08-20)